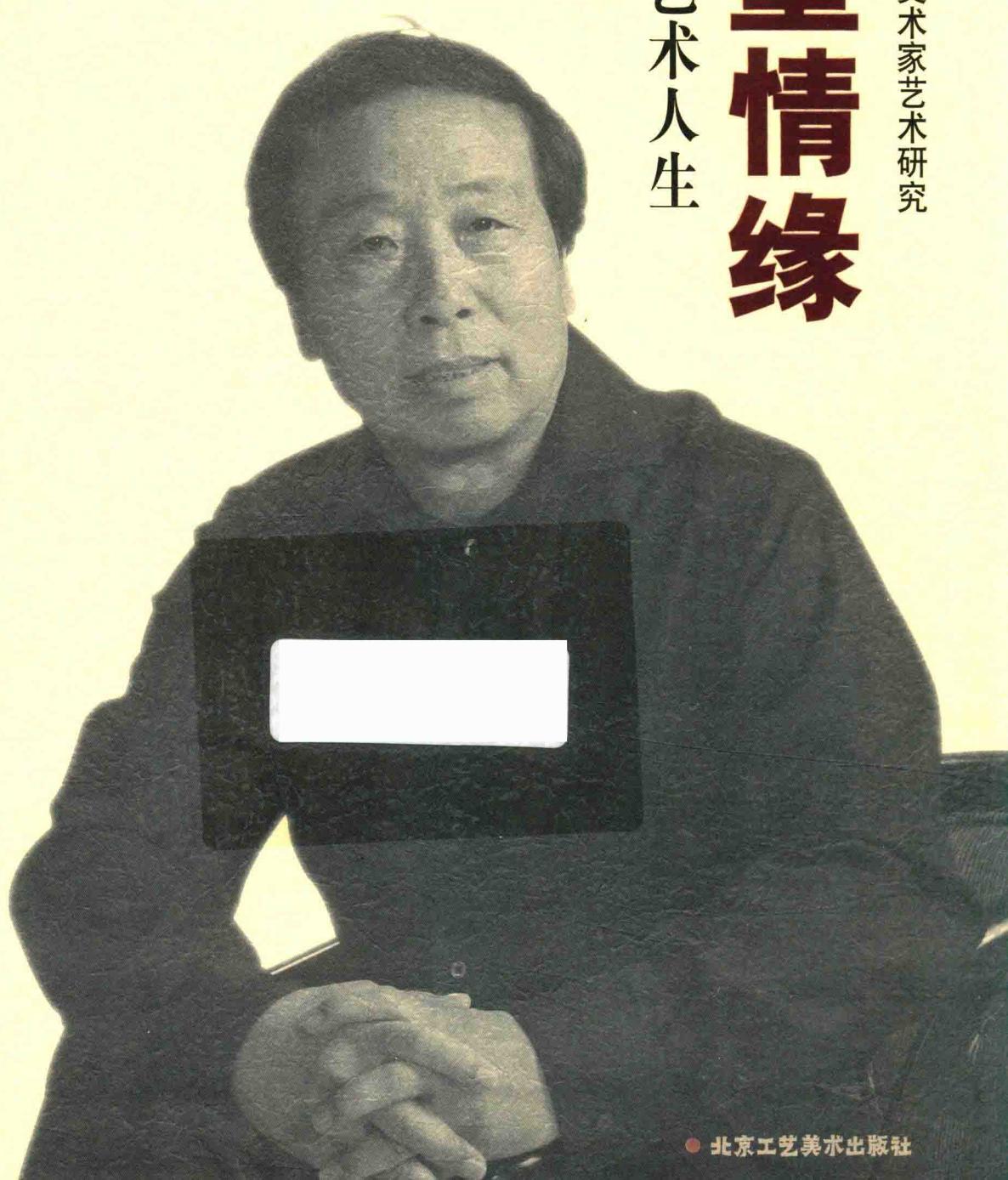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艺术研究

翰墨情缘

康书增艺术人生

● 主编 贾德江
● 著 康书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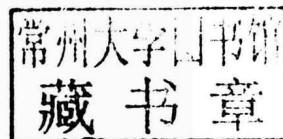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艺术研究

翰墨情缘

康书增艺术人生

● 著 / 康书增 主编 / 贾德江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翰墨情缘·康书增艺术人生：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艺术研究 / 康书增著；贾德江主编.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140-1384-9

I . ①翰… II . ①康… ②贾… III . ①康书增—中国画—艺术评论 IV .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2589 号

出版人：陈高潮

责任编辑：张恬

装帧设计：汉唐艺林

责任印刷：宋朝晖

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艺术研究

翰墨情缘——康书增艺术人生

康书增 著 贾德江 主编

出版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发行 北京美联京工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甲 18 号
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基地先导区
邮编 100124
电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0399 (编辑部)
(010) 64280045 (发 行)
传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址 www.gmcbs.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恒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978-7-5140-1384-9
定价 88.00 元

目录

心田在望	002	010	010	002	论文化修养
往事微茫	——我的人生经历与艺术情结	——无退斋絮语之五	论情趣怀抱	——无退斋絮语之六	论乐天知命
论专业业余	——无退斋絮语之二	——无退斋絮语之七	论事在人为	——无退斋絮语之八	论造型功底
论传统功底	——无退斋絮语之三	康书增	138	132	论造型能力
论造型能力	——无退斋絮语之四	康书增	144	144	论乐天知命
论艺术创新	——无退斋絮语之三	康书增	150	160	作品欣赏
120	康书增	114	108	102	艺术年表
120	康书增	120	120	120	——无退斋絮语之三

目录

002	心田在望	康书增
010	往事微茫 ——我的人生经历与艺术情结	康书增
102	论专业业余	康书增
108	论传统功底 ——无退斋絮语之二	康书增
114	论造型能力 ——无退斋絮语之三	康书增
120	论艺术创新 ——无退斋絮语之四	康书增
126	论文化修养 ——无退斋絮语之五	康书增
132	论情趣怀抱 ——无退斋絮语之六	康书增
138	论事在人为 ——无退斋絮语之七	康书增
144	论乐天知命 ——无退斋絮语之八	康书增
150	艺术年表	康书增
160	作品欣赏	康书增

心田在望

■ 康书增

到去年底，我已年满六十岁，该退休了。虽然目前还没办手续，担负的职责也没卸任，但毫无疑问不久就可以安度晚年了。这意味着我“单位人”历史的即将终结，“个体户”时代的即将开始。

屈指算来，我已经在单位耗去了大半生的时光，余下的日子不多了。每念及此，不免倍感紧迫。好在，对于一般工作人员来说，从退休这一刻起就只好靠边站了，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多年怀着画家梦，却教了一辈子书的人而言，退休无异于是我新生命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下的日子虽然有限，但都是好日子。好欣慰，好激动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终于可以全身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几十年来，我最想做的事就是专心画画，而画画最理想的单位就是画院，可我没有去成。究其原委，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理想有余而决断不足的人，因为曾经有过两次调我去画院工作的机会，皆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够坚决，最终都没能成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说也没用，再说高校也不比画院的画画条件差太多。可喜的是如今就要退休回家了。这家，不是画院，胜似画院，我的专业画家梦，就要实现了。

存有这样的心思，不等于说我不热爱自己的美术教育工作，只是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还存有一块儿多年来始终牵肠挂肚的自留地，一缕更深夜静的时候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情思，就是希望像鸟儿在蓝天里自由飞翔一样，拿一支画笔在自己钟情的绘画田地里，无拘无束地纵情挥洒与涂抹。如此说，这几十年来，自己不是一直在画画儿和教学生画画儿吗？是的。但是这样的画画儿，并不是我自己心目中想要的画画儿。因为这几十年的画画儿，是为了工作的画画儿，不是为了理想的画画儿；是别有所图的画画儿，不是心无旁骛的画画儿，所以不称心、不如意。尽管我依靠这样的画画儿，画来了工作，画来了生活，画来了职称，画来了职务，也画来了一定的地位与荣誉，但这仍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画画儿状态。那么，我向往的画画儿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太具体，反正不是以往那种背负了很多现实压力的画画儿吧。

我这一生要感谢画画儿，因为是画画儿把我从农民变成了大学老师。回想当年的农村生活，童年时的辛酸，少年时的颠沛，青年时的艰辛、忧愁、无奈、恐惧与绝望的思绪，时刻

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至今想来，还不免心有余悸。所幸的是父亲将我引入了绘画世界，使我幼小的心灵，在凄风苦雨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在饥寒交迫里感受到了一丝微微的暖意。这画画儿，不仅陪伴我度过了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涯，后来又是这根稻草救我出了农村，使我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家人、吃上了商品粮。真可谓一步登天，彻底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困境。

从1978年3月踏入校门开始，我告别过去，走上了一条前途一片光明的新道路，过上了一种心中充满了希望的新生活。虽然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经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度过了不少的曲折险阻，但比之以往苦闷的务农生涯，这些幸福道路上的磕磕绊绊，美好日子里的风风雨雨，说句当下的流行语，那都不是事儿！

回顾过去的四十个年头，国家和单位对我的培养，光是脱产和半脱产的学习时间就有七八年，其间又经过了多位老师的悉心传授，才使我得以在工作岗位上走过了这么多年。说实话，要用一个大学老师的理想标准衡量自己，我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很多。然而单位对我的看重，却远超出了我的实际价值，常常使我感到受之有愧。为了报答单位的培育之恩，三十多年来，我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唯恐辜负了学校的期望。总之，在工作上我是竭尽了全力，从不敢有半点儿懈怠。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在的这个集体，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上上下下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给我的支持特别多，使我工作得很愉快。我为能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工作，感到自豪与幸运。如果说我在工作上有什么成绩的话，其中是有我付出的辛劳，但更多的是得益于同事们的同心协力与出色表现。所以，在即将离开工作岗位之际，我要衷心地谢谢单位的培养，谢谢老师们的教诲，谢谢领导上的支持，谢谢同事们的帮助，以及谢谢我教授过的历届学生们，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

由于自身起点不高，学历不高，学识和水平也不高，再加上当年还差一点被单位当做累赘淘汰掉，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不敢有半点的任性与放纵。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条件不过硬，假如一着不慎，就极有可能满盘皆输。虽然不能说跌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而倒了霉别人就一定会落井下石，但是，我相信自己遇险了肯定没有施救的人，因为我的背后没有大树、没有靠山，因为我落难的时候感受过无助、感受过绝

望，还因为我受伤的时候，只有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不仅是要在漫漫长夜里独自疗伤，而且还要在人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现在好了，我马上就不用再为他人负责了，也不用再为自身的不足自责了，更不必再为工作上的得失而担忧了。

退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如果说一个人的身心有更年期，那退休就是人生的更命期。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将变换为另一种活法。工作期间，我是单位这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多数时间都身不由己，自己的生命主要是为单位而存在；退休以后，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基本上就没人再关注我了。可以想见，很快我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权力。所以，余下的生命，就主要是为自己而活着了。

我余下的生命就是画画儿、读书与写字，其中画画儿是主业，读书和写字也是画画儿不可分割的部分。过去是画画儿拯救了我，现在是画画儿成就了我，所以画画儿就是我的依靠、就是我的恩人。现在，我解脱了，有条件为所欲为了，我理应用剩下的岁月去回报画画儿。我要争取为画画儿做出一点贡献，也就是希望在艺术上有所进取，假如能往艺术大厦的顶端填上哪怕一粒尘埃，也不枉画画儿滋养了我一生。同时，我过去画画儿，更多的是为了入选、为了获奖、为了升职、为了生计，虽然也是全身心地投入，但主要是画给别人看的。如今这些都可以放下了。从此以后，我既有养老金又有闲时间，再也不缺什么了，完全可以毫无挂碍地去为志趣而画，为快乐而画，为画画而画了。

心田在望，回归有期，我人生的最好时光终于要来了。何以这么说？是因为童年的感受再美好，但那是建立在父母受累基础上的，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实受用的既不自由自在，也不心安理得。青春年少时期原本是人生的花季，可那时候谁不正在为了前途“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呢？中年本该是收获期，然而此刻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又是人生压力最大、负担最重的阶段。所以，只有退休后的这段时间，才是我体验生命之美的最佳时机。

有没有变数呢？有的，这就要看上天留给我的健康与寿数还有多少了。不过，圣人尚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等还有何奢求！即便是涸辙之鲋，也是好的。得乐且乐吧，珍惜余下的每一天！

丁酉年二月初六于无退斋

古城圣火（局部） 1991年 纸本设色





甜蜜的季节（局部） 1984年 纸本设色 80cm × 105cm







欢乐高原 2014年 纸本设色 170cm × 160cm

<<<

小本生意（局部）
2003年 纸本设色

往事微茫

——我的人生经历与艺术情结

■ 康书增



▲ 1958年与母亲合影



▲ 1968年与父母合影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我的花甲之年。不经意间，我已度过了六十个春秋。按现今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计算，理论上我还可以再迎来十五个寒暑，以天计算，尚有五千四百多天，可见余下的日子不富裕了。可是我还有点贪心，想做的事情和没有实现的欲望还不少，所以难免不令人倍感紧迫与惆怅。

回首以往，说生活，总免不了想起辛酸与困苦；论事业，道不尽的是艰难与彷徨。这么说，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愿望不太切合实际，设定的目标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以，这苦那苦，总是由于奢求太多，千难万难，还是因为要求过高。虽然我深知，烦恼都是自找的，而且心结也是可解的，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关键是想解不想解。常言道知足常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世上又有几人愿意这么做呢，我也是个脱不了俗的庸人。这就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只有实话实说。

自打记事时起，我就感到我们家的生活，一直是挣扎在贫困线上；而自从走上专业的绘画道路开始，自己的事业也始终是在纠结与彷徨中苦苦求索。作为一个有了些许经历的人，我的认识是，只有在饥寒中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温饱的难得，只有在患难中才能感受到亲情的可贵，只有经受了艰难困苦才能收获到成功的喜悦。所以，我又由衷地感恩亲人和时运对自己的眷顾，加倍地珍惜生活和艺术带给自己的快乐。所以，在以往的生活中，虽然困苦与艰难是常态，但还是包含有许多难以忘怀的情思与眷恋，那就是逝去的童年与青春，洒过的泪花与汗水。

1956年我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两河公社南白雁村。我父亲名叫康凤鸣，是一个业余时间爱好说书与画画的农民。我母亲名叫马秀林，是一个只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我的爷爷名叫康信，奶奶的名字就不知道了，但我的名字是奶奶起的。

我母亲十五岁上嫁给我父亲，二十岁时生下了我。听俺娘说我生在农历九月的二十九这天晚上，生下来后村里的干

部间是生在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因为这是当时村里规定的一年结算的最后一天，生在前半夜，就可以分到当年一年的粮食，如果是生在后半夜，那就只好等着吃第二年的粮了，而我恰好是生在前半夜。所以，俺娘一直为此感到骄傲，总说我是带着口粮出生的。1977年高考填报名表时，我自己将农历九月二十九的生日，估摸着转换成了阳历的12月29日，也就是现在用的出生日期，当然这很不靠谱。

我的家乡地处太行山边缘，属于丘陵地带，平地不多，所以水浇地很少，一些荞麦、芝麻、谷子、豆子之类的耐旱作物就种在依靠雨水灌溉的山岭上，加之人均耕地有限，村民的生活相当贫困。就吃食来说，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粮食年年都不够吃，红薯也属于口粮的一部分，并且粮食的构成主要是玉米。至于白面除了过年过节和招待贵客，平时是轻易吃不起的，而大米在一年中则只有大年初一中午才能吃一顿。所以大米白面是那个时候我们理想中最为牵肠挂肚的美味佳肴，原因就是平时很难吃得到。记得过年的那几天只要饿了就可以随



时拿个白面馍馍啃着吃，尽管是冷的，还冻得有点硬，但咬一口就扑簌簌掉落面屑的景象，那个香甜的味道，那种美妙的口感，那番幸福的甜蜜，真是吃在口里美在心里，至今回想起来，还每每老是情不自禁地咽口水。

红薯作为口粮的一部分，每年家里都分到不少，而吃法有两种，一是储藏在地窖里，等到冬天蒸着、煮着和熬粥吃，一是把它切成薄片晒干磨成面粉吃。但二者闹不好都会造成损耗，如窖藏的红薯难免会腐烂一些，而晾晒红薯干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淋了雨，红薯干就会发霉，而发了霉的红薯干就吃不成了。印象中我母亲就不止一次下雨时心急火燎地从地里往家跑，就是赶着回来收拾晾在外面的红薯切片。红薯面又黑又难吃，还没有黏性，单独吃要加入一些榆树皮磨的粉才能黏和到一起，还有就是与小麦面和在一起做疙瘩汤吃。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饭，是一种连汤带水的稀饭，做法是先煮一锅菜汤，菜煮熟以后在盛饭的铁勺里搅拌一点玉米面，然后往大锅里一搅和，就是全家人的一顿饭，我们称之为菜饭。讲究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在勺子里耗一点油炝在锅里，于是汤面上就会飘起一些星星点点的油花，或者是用筷子头在香油瓶子里蘸一下往碗里点一点，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美滋滋，心里不免会泛起一阵欢悦之情，那感觉就像现在吃到山珍海味一样美好。农闲的日子吃这样清汤寡水的稀饭，干重活的时候则往菜粥里加的玉米面比平时多一些，或者是配以玉米面贴的饼子做干粮，可以起到顶饿的作用。如果谁家做饭不配以菜汤而光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农闲的时候吃玉米面饼子，一准会受到邻里人的非议，说这家人不会过日子。这样的菜饭现在看起来属于富人青睐的绿色健康食品，可那时候就是穷人的饭食，是名副其实的吃糠咽菜，是受苦受难生活的象征，想起来就是满腹的辛酸与凄楚，鼻子酸酸的，眼泪抑制不住地要流下来。这种缺乏营养和油水的饭吃得多，饿得快，所以人人都是身上瘦、肚皮大，饥饿感始终是那年月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遇到家里举行重要活动，需要招待宾客时，往往会炖一锅连汤带水的粉条白菜加

<<<

1982年全家合影